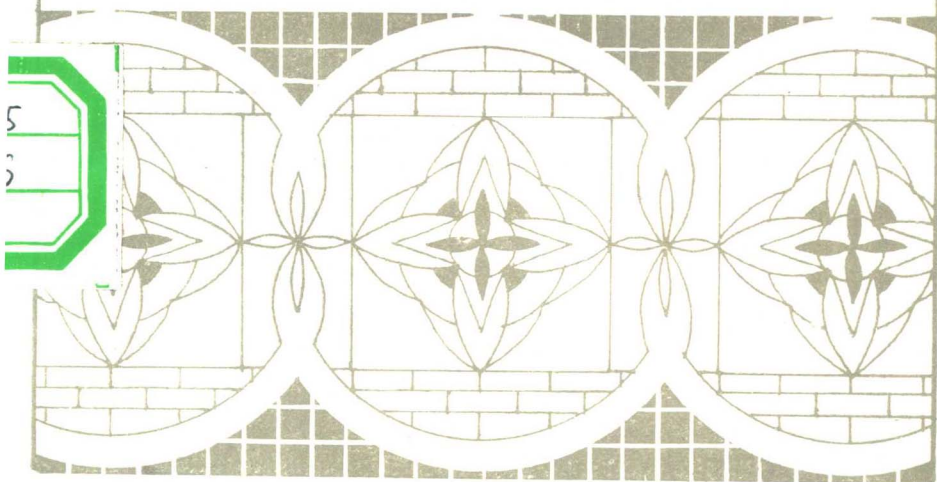


古屋

王 西 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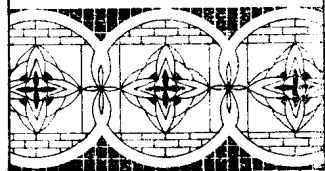




2 039 2470 8

古屋

王西彦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李 汗

封面设计 刘仁毅

古 屋

王西彦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160,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书号 10261·388 定价 0.89元



王西彦

目 录

古屋.....	1
---------	---

附录:

关于《古屋》的写作.....	291
----------------	-----

第一部



寄住到这寂寞的古屋里来，已经一个多月了。说是寂寞，并不单指这座古老而阔大的房屋里居民的稀少，更重要的是我这些邻居们莫不各自守着一份阴暗奇异的生活，和他们同住在这古屋里，如象自己一下子闯入一个古老荒唐的故事之中，它每天展开在你面前，使你不能不以被紧压的情绪读着它，从心起着颤栗。

这古屋诚然是阔大的，如象一般人所称呼是有名的“孙家大屋”。在这小小村子里，它几乎占有一半的位置，而且雄巍一如城堡。房屋的构造图式很复杂，一个陌生人走进那里去，不容易分辨出它们的构成。全屋建筑得坚固极了，也考究极了。梁柱粗大无比，雕琢也极其精巧，每间楼屋都有细雕朱漆的栏干，窗棂上一律镶嵌着有皱纹的颜色玻璃。正屋和偏房的小堂屋，四壁布满各种木镌的书画和匾额，装璜着各种颂扬和祝福。门楣上也题刻着吉祥的句子。虽然它们现在都已被尘灰熏污

蒙蔽，但祖宗深远的福泽，依然随同这古屋的生命而残留。单从那特制的厚重几与一般小城镇的城墙相等的墙砖上，就可以看出最初建造这房屋的人，是怎样的要为子孙建立下万世不易之基了。不消说，墙很高巍，临着四围的窗子，都是匠心刻镂的青石窗棂。因为太高太深了，连走廊里也都暗沉沉的，这古屋里面看不见阳光。据说以前家道正旺时，即使在白天，走廊里也点满堂皇灿烂的红彩纱灯；现在却只能从走廊的横梁上，从倒悬的被尘埃蒙封住了的铁条上，还可以想见往日的景象。人们一走进那里面，自会感到一种阴森的气氛，一种心灵的压迫。只消轻咳一声，就能唤起回响，而脚步声则如象空谷足音一般。

我很少走进那高大阴森的正屋。我占有的是一间正屋以外的“门廊间”，一边是一个通往大门的院子，另一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窗子就靠着这小花园，我每天都有欣赏园景的幸福。可是这只是一个贫乏荒凉的废园，我从未看见过有什么人走进那园子；原来在它入口的小门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堆积了一座坟墓一般的垃圾。使这荒凉的园子稍具生机的，除去一些已经开始落叶的果树，和从来未曾加以修剪的野花野草之外，便只有一群噪叫的雀子，还有一只瘦弱得可怕的不祥物一般的黑猫。这黑猫每天弓起腰背，从那垃圾堆爬进园来，

完全无效地用前爪恐吓雀子们，呻吟一般地鸣叫，随后便奄奄一息地躺在垃圾堆上，曝晒初冬的太阳取暖。我的房间不通花园，窗子上又装了铁栅，我只能隔着铁栅向它张望。可是房间面积虽小，又很低矮，却享有正屋缺乏的明亮。我在房间里坐得发闷的时候，便从门廊走到通大门的院子里去踱步。我有喜爱踱步的习惯。

这院子是乡间讲究的石灰沙土地，虽说年时久了，但毫无损坏，雨天依然平滑得难容积水。正对我这边门廊的门，隔着院子，那边也是同样的黑色栅门，不过多半的时间都关闭着，很不容易发现它的启开。院子里非常单调，连那小小废园里那样贫乏的景色也没有，我只有独自站到围墙外去眺望那田野间的晨雾和暮霭；要不然，便回头来读那永远关闭着的大门上面五座光荣的匾额。那是五座直竖的匾额，很牢固地用粗粗的铁条钳挂着，即使给悠久的岁月剥蚀得模糊不清了，中间那一座细工雕龙、朱红厚漆的金字匾额上的字迹却仍然可以辨认。那是这样的六个大字：“覃恩诰封二代”。

最初，我只和三个兄弟屋主中的一位谈过几次，近来却逐渐地认识了更多的人了——甚至对面不常启开的黑栅门内那个悲哀的哑巴。

二

和我最初谈话的这位屋主，孙尚宪先生，是一位出身京师大学的“养晦斋主”——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的，他说他自己非常满意这个名号。依照他自己的话说来，他如今是在日亟的世变之中退隐养晦了。他是三兄弟中的第二个，一向生长在京城，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正在京城里做“京官”。他现在年过四十，是所谓“日近蟠螭”了，但大概是由于保养得法，初次和他见面的人会少估他十岁。他的身材适中，眉浓鼻阔，如果不是嘴角边那两条深深的纹路把脸上的威严破坏了，那相貌应该是很出众的。他有喜爱戴帽子的习惯，即使不出门，头上也终日顶一顶半新不旧的深黑色呢帽。

他走进我的房里，并不把帽子除去，便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捧着一个擦得精光明亮的水烟壶。他向四壁环顾了一下，说道：

“你可偏偏看中了这间平房！自然你们是‘新派人’，喜爱阳光。改日我吩咐人把这四壁好好粉刷一下，这太不成话了。这是一间军队落脚过的房子。军队不可挨，一挨就是灾！问题就在这里！”

他用拿纸卷的手，指指墙壁上各种歪倒猥亵的字和

画，叹息着，开始发起对世变的惋惜来。他显然很健谈，对任何事物都喜欢抒发议论。他发议论时，好像是个具有一副慈善心肠的人，眼看尘世的罪恶，恻隐之心迫使他向那罪恶的深渊伸出手去。不过他太没有力量了，他的救援非但不能拯助别人，连自己也险些被那汹涌的罪恶的波涛淹没。于是，他缩回了手，徒然地发出不胜惋惜的喟叹。

“有什么办法呢？”吹了一口烟，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道刚高一尺，魔却高了一丈，你总不能把整个宇宙都一手把它捻碎，再给它重新造过一个呀！问题就在这里！比方说，就是他们军队上吧，他们如今在前线抗战，跟敌人流血拚命，报上每天都登载他们的英勇事迹，我们自然得敬重他们，爱护他们。抗战以前，我这里也驻扎过一营兵，他们除了满嘴脏话，喜欢乱写乱涂，别的倒还规矩，就只有其中一位连长，他把我一个尚未出嫁的侄女的肚子弄大了。不过这也并不算怎样不名誉，男女之间，暧昧事情不是难免吗？自然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主张将错就错，和那位连长联个亲算了。那位连长人还年青，眉开眼阔，品格很不错，口齿也相当伶俐。事情本来很平常，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一道命令来了，军队在一个深夜里开拔走了。起身时那位连长说就

会有信来，不过如今一去五年，音信毫无……”

“那么，你那位侄女呢？”

“还不是待在家里空等。有什么办法呢？名誉毁了，有了小孩子了。”

“是男孩子吗？”

“不，是女孩子。”他笑着，显然是一种不自然的笑，“那位连长开拔后不上十天，就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孩子。现在五岁了，也是眉开眼阔，一个小小女骗子，象极了那位没有良心的爸爸。”

说到“没有良心的爸爸”，他哈哈笑出了声。不消说，也是一种不自然的干涩的笑——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时他嘴边那两条纹路显得更深了，脸上的肌肤微微的痉挛，仿佛很失悔把这个故事说出口。

“这类事情很普通，这种‘没有良心的爸爸’也很多。”我劝慰说。

“那自然，”他敛住了笑容，“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悲剧——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整个世界才是一个大悲剧。”

“你以为是那样吗？”我带着半抗议的口吻问道。

孙尚宪先生重又笑了。但现在是另一种笑，是另一种好象一个师长对执拗的小学生回答幼稚的质问时揉合了傲慢和宽慈的笑。

“你是一个喜爱阳光的‘新派人’，我的论调不适合你的脾胃，你一定会说我的论调太落伍了。”

“还有几分——”

“悲观色彩是不是？”他抢着说，“你要是真的这样想，那么我告诉你错了。自然，我不否认我曾积极过来，奋发过来，早年我还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做过雄心万丈的美梦，但也受过打击，有过消沉。可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我却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一个伊壁鸠鲁^①的信徒了。如今我追求的是生活上的享受，是所谓美衣美食，”他看一看自己的蓝布衫和手里的水烟壶，又腴腆地改正道，“是的，我这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有点儿不纯粹，有点儿——‘颓废’倾向。问题就在这里。”

“这怎么讲？”

“只要这里住得稍久，你自会懂得。”他又诡谲地笑着，把烟壶的长嘴塞入自己嘴里。

就在这时，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蓦地跑进房来。这是一个病弱的孩子，脸孔苍白，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微

① 伊壁鸠鲁(Epikouros)，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观上，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苦痛，使身心安宁，怡然自得，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编者

而模糊的。他畏怯地跨进房门，笨拙地对孙尚宪先生说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这位“养晦斋主”立刻中止了自己的议论，站起身来。“改日我叫人来粉刷一下，这太不成样子了。”他说，“少陪，我有点儿小小事情！”于是，他捧着水烟壶走了，但小孩子却仍然留了下来。他迷惘地站着，显得有几分仓皇失措。

“刚才这位是你爸爸？”我逗引他道。

“不……是舅舅……”他回答，显得更加仓皇了，扁扁嘴几乎要哭出来。“妈妈……”他企图转身出去。刚在这会儿，忽然在门口探进了一个女人缺乏血色的脸孔，她向我微微一笑，于是全身都出现了，原来她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请坐吧。”我招呼道。

用一种妇人特有的大方气派，她跨进房来。她一手挽着那病弱的孩子，在我的房子里端详着，跑近一个放置照片的玻璃框子，好奇地欣赏着，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这是一个体质不十分健康的中年妇人，她的衣着在乡间要算是极其时新的，面部的轮廓也很端正。她的眉眼非常动人，嘴角边隐没一缕表示刚强和忍受的皱纹，右颊间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增添了整个面部的妩媚。只是那微带苍黄的肤色，显露出几分病容。

“请坐……刚才这位孙先生是……”

“他是我二哥，”她依然对壁站着，随后又补充说，“不过不同娘就是了。”

这使我想起刚搬进这屋子来时一个脚夫的话了。关于这有名的孙家的故事，远近数十里内的村民都很习熟。说是前一代做“京官”的父亲，共有十二房姨太太，二十个女儿；单单出嫁时的嫁田，总共就有三千多担租谷。因此，我就起意要和她攀谈一阵了。

“这是你的大少爷吗？”我模仿乡里间的口吻。

“是的，他是我的男孩子，”她回过身来，微带羞赧地叠起了双手，“还有一个女孩子留在家里——我这次是来收租谷，租收齐了就回去。”

“他的爸爸呢？”我试探着去牵小孩子的手。

“他在省城里读书。快了，说是三年级了，就会毕业了。”

“大学吗？”我有几分纳罕。

“中学，”她的回答却更意外，“他今年刚满二十岁，说是就可以毕业了，三年级了。”

二十岁！这怎么会是可能的呢？但她说这话的态度却是很自然的，不经意的。而当她发现了明显地刻划在我表情上的惊愕时，便感觉到刚才的失言似的，微微红了脸，拉起小孩子告辞出去了。

三

我开始注意这一家最近的邻人。我有着探究一个大家庭私隐的兴趣。首先，我想知道这个富有的大家庭没落的原因。

我和一位老太太谈起话来。她就是那有一个二十岁中学生的丈夫的“姑奶奶”的生母。据说她原是丫环出身，在这家庭里的地位一向不很重要，但现在却成为前一辈的最后一人了。她时常抱着嫡外孙到院子里来晒太阳，还喜爱说话，喜爱对别人唠唠叨叨地诉说家常，诉说那过去的光辉的日子。我时常和她对谈。从她表情上，我知道她很满意我对她的这一份“尊敬”。

她和她的女儿有着相同的面型，在年轻时应该是很动人的，但现在是老了的，萎缩了，过多的皱纹把原是极其方正的眉眼挤簇得歪窝了，惨澹的暮年在她的脸上留下一副哀怨的面容。只有那微微突起的颧骨和永远蹙蹙的眉脚，说明这位迟暮的老人的热情和任性的性格。她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了，如今她的全部生活仿佛就沉没在对那一去不复返的太平盛世的眷恋，和对那恍惚短促的梦境的追念。

她和我谈得最多的是那个有声有色的过去。